

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

【蒙：君子爱人以道，不能减牵恋之情；小人图谋以霸，何可逃推颓之辱？幻境幻情，又造出一番小妆新样。】

话说秦业父子专候贾家的人来送上学择日之信。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妙！不知是怎样相遇。】却顾不得别的，遂择了后日一定上学。“后日一早，请秦相公到我这里，会齐了，一同前去。”——打发人送了信。

至是日一早，宝玉起来时，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，收拾得停停妥妥，坐在床沿上发闷。【蒙侧批：此等神理，方是此书的正文。蒙双行夹批：神理可思，忽又写小儿学堂中一篇文章，亦别书中未有。】见宝玉醒来，只得伏待他梳洗。宝玉见他闷闷的，因笑问道：“好姐姐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开口断不可少之三字。】你怎么又不自在了？难道怪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了不成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那里话。读书是极好的事，不然就潦倒一辈子，终久怎么样呢。但只一件，只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，【蒙侧批：袭人方才的闷闷，此时的正论，请教诸公，设身处地，亦必是如此方是，真是曲尽情理，一字也不可少者。】不念的时节想着家些。别和他们一处玩闹，【蒙侧批：长亭之嘱，不过如此。】碰见老爷不是顽的。虽说是奋志要强，那工课宁可少些，一则贪多嚼不烂，二则身子也要保重。这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可要体谅。”【蒙双行夹批：书正语细嘱一番。盖袭卿心中，明知宝玉他并非真心奋志之意，袭人自别有说不出来之语。】袭人说一句，宝玉答应一句。袭人又道：“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，交出给小子们去了。学里冷，好歹想着添换，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。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，你可逼着他们添。

那一起懒贼，你不说，他们乐得不动，白冻坏了你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放心，出外头我自己都会调停的。【蒙侧批：无人体贴，自己扶持。】你们也别闷死在这屋里，长和林妹妹一处去顽笑才好。”说著，俱已穿戴齐备，袭人催他去见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宝玉且又嘱咐了晴雯麝月等几句，【蒙侧批：这才是宝玉的本来面目。】方出来见贾母。贾母也未免有几句嘱咐的话。然后去见王夫人，又出来书房中见贾政。

偏生这日贾政回家早些，【蒙双行夹批：若俗笔则又方不在家矣。试想若再不见，则成何文字哉？所谓不敢作安苟且塞责文字。】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。忽见宝玉进来请安，回说上学里去，贾政冷笑道：“你如果再提‘上学’两个字，连我也羞死了。【蒙双行夹批：这一句才补出已往许多文字。是严父之声。】依我的话，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。仔细站脏了我这地，靠脏了我的门！”【蒙双行夹批：画出宝玉的俯首挨壁形象来。】众清客相公们都早起身笑道：“老世翁何必又如此。今日世兄一去，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，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了。天也将饭时，世兄竟快请罢。”说著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。

贾政因问：“跟宝玉的是谁？”只听外面答应了两声，早进来三四个大汉，打千儿请安。贾政看时，认得是宝玉的奶母之子，名唤李贵。因向他道：“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，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！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等我闲一闲，先揭了你的皮，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！”【蒙侧批：此等话似觉无味无理，然而作父母的，到无可如何处，每多用此种法术，所谓百计经营、心力俱瘁者。】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，摘了帽子，碰头有声，连连答应“是”，又回说：“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《诗经》，什么‘呦呦鹿鸣，荷叶浮萍’，小的不敢撒谎。”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。贾政也掌不住笑了。因说道：“那怕再念三十本《诗经》，也都是掩耳偷铃，哄人而已。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，就说我说了：什么《诗经》古

文，一概不用虚应故事，只是先把《四书》一气讲明背熟，是最要紧的。”李贵忙答应“是”，见贾政无话，方退出去。

此时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，待他们出来，便忙忙的走了。李贵等一面弹衣服，一面说道：“哥儿可听见了不曾？可先要揭我们的皮呢！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好体面，我们这等奴才白陪挨打受骂的。从此后也可怜见些才好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别委曲，我明儿请你。”李贵道：“小祖宗，谁敢望你请？只求听一句半句话就有了。”说著，又至贾母这边，秦钟已早来候着了，贾母正和他说话儿呢。【蒙双行夹批：此处便写贾母爱秦钟一如其孙，至后文方不突然。】于是二人见过，辞了贾母。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妙极！何顿挫之至！余已忘却，至此心神一畅，一丝不漏。】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。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，听宝玉说上学去，因笑道：“好！这一去，可定是要‘蟾宫折桂’去了。【蒙侧批：此写黛玉，差强人意。《西厢》双文，能不抱愧！】我不能送你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等我下学再吃晚饭。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。”劳叨了半日，方撤身去了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如此总一句，更妙！】黛玉忙又叫住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？”宝玉笑而不答。【蒙侧批：黛玉之问，宝玉之笑，两心一照，何等神工鬼斧之笔。蒙双行夹批：必有是语，方是黛玉，此又系黛玉平生之病。】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。【该批：此岂宝玉所乐为者？然不入家塾则何能有后回“试才”、“结社”文字？作者从不作安逸苟且文字，于此可见。】【该批：此以俗眼读《石头记》者，作者之意又岂是俗人所能知。余谓《石头记》不得与俗人读。】

原来这贾家义学离此也不甚远，不过一里之遥，原系始祖所立，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，即入此中肄业。凡族中有官爵之人，皆供给银两，按俸之多寡帮助，为学中之费。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，专为训课子弟。【蒙侧批：创立者之用心，可谓至矣。】如今宝秦二人来了，一一的都互

相拜见过，读起书来。自此以后，他二人同来同往，同起同坐，愈加亲密。又兼贾母爱惜，也时常的留下秦钟，住上三天五日，与自己的重孙一般疼爱。因见秦钟不甚宽裕，更又助他些衣履等物。不上一月之工，秦钟在荣府便熟了。【蒙双行夹批：交待得清。】宝玉终是不安分之人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写宝玉总作如此笔。】竟一味的随心所欲，因此又发了癖性，又特向秦钟悄说道：“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，况又是同窗，以后不必论叔侄，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。”【蒙侧批：悄说之时何时？舍尊就卑何心？随心所欲何癖？相亲爱密何情？】先是秦钟不肯，当不得宝玉不依，只叫他“兄弟”，或叫他的表字“鲸卿”，秦钟也只得混著乱叫起来。

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家的子弟，俗语说的好，“一龙生九种，种种各别。”未免人多了，就有龙蛇混杂，下流人物在内。【蒙双行夹批：伏一笔。】自宝、秦二人来了，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，又见秦钟靥腆温柔，未语面先红，怯怯羞羞，有女儿之风；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做小服低，赔身下气，性情体贴，话语绵缠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凡四语十六字，上用“天生成”三字，真正写尽古今情种人也。】因此二人更加亲厚，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，背地里你言我语，诟谇谣诼，布满书房内外。【蒙双行夹批：伏下文“阿呆争风”一回。】

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，便知有一家学，学中广有青年子弟，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，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，不过是三日打鱼，两日晒网，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贾代儒，却不曾有一些儿进益，只图结交些契弟。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，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，被他哄上手的，也不消多记。

【蒙双行夹批：先虚写几个淫浪蠢物，以陪下文，方不孤不板。[伏下金荣。]】更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，【蒙双行夹批：此处用“多情”二字方妙。】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眷，亦未考真名姓，【蒙双行夹批：一并隐其姓名，所谓“具菩提之心，秉刀斧之笔”。】只因生得妩媚风流，满学中都送了他两

个外号，一号“香怜”，一号“玉爱”。谁都有窃慕之意，将不利于孺子之心，【蒙双行夹批：诙谐得妙，又似李笠翁书中之趣语。】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，不敢来沾惹。如今宝、秦二人一来了，见了他们两个，也不免缱绻羡慕，亦因知系薛蟠相知，故未敢轻举妄动。香、玉二人心中，也一般的留情与宝、秦。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，只未发迹。每日一入学中，四处各坐，却八目勾留，或设言托意，或咏桑寓柳，遥以心照，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。

【蒙双行夹批：小儿之态活现，掩耳盗铃者亦然，世人亦复不少。】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形景来，都背后挤眉弄眼，或咳嗽扬声，【蒙侧批：才子辈偏无不解之事。】【蒙双行夹批：又画出历来学中一群顽皮来。】这也非此一日。

可巧这日代儒有事，早已回家去了，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联，命学生对了，明日再来上书；将学中之事，又命贾瑞【蒙双行夹批：又出一贾瑞。】暂且管理。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应卯了，因此秦钟趁此和香怜挤眉弄眼，递暗号儿，二人假装出小恭，走至后院说体己话。秦钟先问他：“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？”【蒙双行夹批：妙问，真真活跳出两个小儿来。】一语未了，只听背后咳嗽了一声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太急了些，该再听他二人如何结局，正所谓小儿之态也，酷肖之至。】二人唬的忙回头看时，原来是窗友名金荣【蒙双行夹批：妙名，盖云有金自荣，廉耻何益哉？】者。香怜本有些性急，羞怒相激，问道：“你咳嗽什么？难道不许我两个说话不成？”金荣笑道：“许你们说话，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？我只问你们：有话不明说，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，还赖什么！先得让我抽个头儿，咱们一声儿不言语，不然大家就奋起来。”秦、香二人急得飞红的脸，便问道：“你拿住什么了？”金荣笑道：“我现拿住了是真的。”说著，又拍着手笑嚷道：“贴的好烧饼！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？”秦钟香怜二人又气又急，忙进来向贾瑞前告金荣，说金荣无故欺负他两个。

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，每在学中以公报私，勒索子弟们请他；【蒙侧批：学中亦自有此辈，可为痛哭。】后又借助薛蟠，图些银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，他不但不去管约，反助纣为虐讨好儿。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，今日爱东，明日爱西，近来又有了新朋友，把香、玉二人丢开一边。就连金荣亦是当日的好朋友，自有了香、玉二人，便弃了金荣。近日连香、玉亦已见弃。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，不说薛蟠得新弃旧，只怨香、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补他，【蒙双行夹批：无耻小人，真有此心。】【该批：前有幻境遇可卿，今又出学中小儿淫浪之态，后文更放笔写贾瑞正照。看书人细心体贴，方许你看。】因此贾瑞金荣等一干人，也正在醋妒他两个。今儿见秦、香二人来告金荣，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，不好呵叱秦钟，却拿着香怜作法，反说他多事，着实抢白了几句。香怜反讨了没趣，连秦钟也讪讪的各归坐位去了。金荣越发得了意，摇头咂嘴的，口内还说许多闲话，玉爱偏又听了不忿，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。金荣只一口咬定说：“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子里亲嘴摸屁股，一对一肉，撇草棍儿抽长短，【蒙侧批：“怎么长短”四字，何等韵雅，何等浑含！俚语得文人提来，便觉有金玉为声之象。】〈按：蒙府本正文：“他两个在后院里商量著什么长短。”〉谁长谁先干。”金荣只顾得意乱说，却不防还有别人。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。你道这个是谁？

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，【蒙双行夹批：新而绝，得空便入。】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儿跟贾珍过活，如今长了十六岁，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，常相共处。宁府人多口杂，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们，专能造言诽谤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了什么小人诟谮谣诼之辞。贾珍想亦风闻得些口声不大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与房舍，命贾蔷搬出宁府，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。【蒙侧批：此等嫌疑不敢认真搜查，悄为分计，皆以含而不漏为文，真实灵活至极之笔。】这贾蔷外相既美，【蒙双行

夹批：亦不免招谤，难怪小人之口。】内性又聪明，虽然应名来上学，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。仍是斗鸡走狗，赏花玩柳。总恃上有贾珍溺爱，【蒙双行夹批：贬贾珍最重。】下有贾蓉匡助，【蒙双行夹批：贬贾蓉次之。】因此族中人谁敢来触逆于他。他既和贾蓉最好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报不平，心中却忖度一番，【蒙双行夹批：这一忖度，方是聪明人之心机，写的最好看，最细致。】想道：“金荣贾瑞一千人，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头，他们告诉了老薛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先曰“薛大叔”，此曰“老薛”，写尽娇侈纨绔。】我们岂不伤和气？待要不管，如此谣言，说的大家没趣。如今何不用计制服，又止息了口声，又不伤了脸面。”想毕，也装出小恭，走至外面，悄悄的把跟宝玉的书童名唤茗烟【蒙双行夹批：又出一茗烟。】者唤到身边，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如此便好，不必细述。】

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，且又年轻不暗世事，如今听贾蔷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，连他爷宝玉都干连在内，不给他个利害，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。这茗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，如今得了这个信，又有贾蔷助著，便一头进来找金荣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说：“姓金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！”贾蔷遂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儿说：“是时候了。”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一步。贾瑞不敢强他，只得随他去了。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，【蒙侧批：豪奴辈，虽系主人亲故亦随便欺慢，即有一二不服气者，而豪家多是偏护家人。理之所无，而事之尽有，不知是何心思，是非凡常可能测略。】问道：“我们禽屁股不禽屁股，管你**翘翘**相干？横竖没禽你爹去罢了！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！”吓的满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。贾瑞忙吆喝：“茗烟不得撒野！”金荣气黄了脸，说：“反了！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和你主子说。”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好看之极！】尚未去时，从得脑后“飕”的一声，早见一方砚瓦飞来，【蒙双行夹

批：好看好笑之极！】并不知系何人打来的，幸未打着，却又打了旁人的座上，这座上乃是贾蓝贾茵。

贾茵亦系荣府近派的重孙，**【蒙双行夹批：先写一宁派，又写一荣派，互相错综得妙。】**其母亦少寡，独守着贾茵，这贾茵与贾蓝最好，所以二人同桌而坐。谁知贾茵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极是淘气不怕人的。**【蒙双行夹批：要知没志气小儿，必不会淘气。】**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，飞砚来打茗烟，偏没打着茗烟，便落在他座上，正打在面前，将一个磁砚水壶打了个粉碎，溅了一书黑水。**【蒙双行夹批：这等忙，有此闲处用笔。】**贾茵如何依得，便骂：“好囚攘的们，这不都动了手了么！”**【蒙双行夹批：好听煞。】**骂着，也抓起砚砖来要打回去。**【蒙双行夹批：先瓦砚，次砖砚，转换得妙极。】**贾蓝是个省事的，忙按住砚，极口劝道：“好兄弟，不与咱们相干。”**【蒙双行夹批：是贾兰口气。】**贾茵如何忍得住，便两手抱起书匣子来，照那边抡了去。**【蒙双行夹批：先“飞”后“抡”，用字得神，好看之极！】**终是身小力薄，却抡不到那里，刚到宝玉秦钟桌案上就落了下来，只听“哗唧唧”一声，砸在桌上，书本纸片等至于笔砚之物撒了一桌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**【蒙双行夹批：好看之极！不打着别个，偏打着二人，亦想不到文章也。此书此等笔法，与后文踢著袭人、误打平儿，是一样章法。】**贾茵便跳出来，要揪打那一个飞砚的。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狭人多，那里经得舞动长板。茗烟早吃了一下，乱嚷：“你们还不来动手！”宝玉还有三个小厮：一名锄药，一名扫红，一名墨雨。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，一齐乱嚷：“小妇养的！动了兵器了！”**【蒙双行夹批：好听之极，好看之极！】**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闩，扫红锄药手中都是马鞭子，蜂拥而上。贾瑞急拦一回这个，劝一回那个，谁听他的话，肆行大闹。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，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，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儿乱笑、喝着声儿叫打的，登时间鼎沸起来。

【蒙侧批：燕青打擂台，也不过如此。】

外边李贵等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作反起来，忙都进来一齐喝住。问是何原故。众声不一，这一个如此说，那一个又如彼说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妙！如闻其声。】李贵且喝骂了茗烟四个一顿，撵了出去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处治得好。】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，打去一层油皮，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，见喝住了众人，便命：“李贵，收书！拉马来，我回去回太爷去！我们被人欺负了，不敢说别的，守礼来告诉瑞大爷，瑞大爷反倒派我们不是，听人家骂我们，还调唆他们打我们茗烟，连秦钟的头也打破，这还在这里念什么书！茗烟他也是为有人欺侮我的。不如散了罢。”李贵劝道：“哥儿不要性急。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，这会子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，倒显的咱们没理。依我的主意，那里的事那里了结好，何必去惊动他老人家。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太爷不在这里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，众人看你著行事。【蒙侧批：劝的心思，有个太爷得知，未必然之。故巧为辗转以结其局，而不失其体。】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不管？”贾瑞道：“我吆喝着都不听。”【蒙双行夹批：如闻。】李贵笑道：“不怕你老人家恼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经，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。就闹到太爷跟前，连你老人家也脱不过的。还不快作主意撕罗开了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撕罗什么？我必是回去的！”秦钟哭道：“有金荣，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有人家来得的，咱们倒来不得？我必回明白众人，撵了金荣去。”又问李贵：“金荣是那一房的亲戚？”李贵想了一想：“也不用问了。若说起那一房的亲戚，更伤了弟兄们的和气了。”

茗烟在窗外道：“他是东胡同里璜大奶奶的侄儿，那是什么硬正仗腰子的，也来唬我们。璜大奶奶是他姑娘。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，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。【蒙侧批：可怜！开口告人，终身是玷。】我眼里就看不起

他那样的主子奶奶！”李贵忙断喝不止，说：“偏你这小狗彘的知道，有这些蛆嚼！”宝玉冷笑道：“我只当是谁的亲戚，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儿，我就去问问他来！”说著便要走，叫茗烟进来包书。茗烟包著书，又得意道：

“爷也不用自己去见，等我去到他家，就说老太太有说的话问他呢，雇上一辆车拉进去，当着老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？”【蒙双行夹批：又以贾母欺压，更妙！】李贵忙喝道：“你要死！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，然后再回老爷太太，就说宝玉全是你调唆的。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了，你又来生个新法子。你闹了学堂，不说变法儿压息了才是，倒要往大里闹！”茗烟方不敢作声儿了。

此时贾瑞也怕闹大了，自己也不干净，只得委曲著来央告秦钟，又央告宝玉。先是他二人不肯。后来宝玉说：“不回去也罢了，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。”金荣先是不肯，后来禁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去赔不是，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荣说：“原来是你起的端，你不这样，怎得了局？”金荣强不得，只得与秦钟作了揖。宝玉还不依，偏定要磕头。贾瑞只要暂息此事，又悄悄的劝金荣说：“俗语说的好，‘杀人不过头点地’。你既惹出事来，少不得下点气儿，磕个头就完事了。”金荣无奈，只得进前来与秦钟磕头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蒙：此篇写贾氏学中，非亲即族，且学乃大众之规范，人伦之根本。首先悖乱，以至于此极，其贾家之气数，即此可知。挟用袭人之风流，群小之恶逆，一扬一抑，作者自必有所取。】

【梦：正是：】

【忍得一时忿，终身无恼闷。】